



水滸外傳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山东《牡丹》编辑部编

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水 浒 外 传

山东《牡丹》编辑部编

*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9.125印张 2插页152千字

1984年7月新1版 1984年7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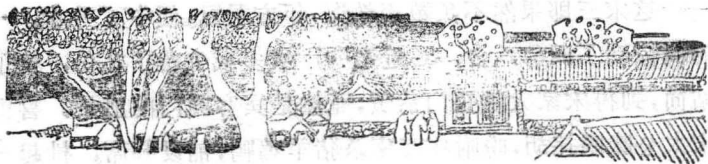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 1—440,000

书号 10331·44 定价 0.95元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宋公明乡里扬孝义 毛头星大路惩凶神……1
- 第 二 回 宋押司暗助燕青案 白日鼠夜赠雪花银……15
- 第 三 回 及时雨借粮潘家寨 黑旋风大闹杏花村……27
- 第 四 回 沂水县李逵落难 百万庄梨园复仇……39
- 第 五 回 刘虎行刺右营寨 林冲血染雪山峰……49
- 第 六 回 正法纪裴宣斩孽子 布桑阵李逵化蚕神……61
- 第 七 回 少林寺群僧揽胜 奇枫崖武松获宝……75
- 第 八 回 蔡良屡收无头税 武松二上景阳岗……83
- 第 九 回 徐太守计烧棘梁山 智多星巧夺运粮船……96
- 第 十 回 蔡太师朝中施毒计 祝朝奉独霸祝家庄……111
- 第 十 一 回 赵秀姑怒焚鸳鸯阁 西门庆营造狮子楼……122
- 第 十 二 回 汪邦安御苑设计 假武松虎口葬身……134
- 第 十 三 回 西门庆汴梁城落难 杨太尉开封府纳宠……145

- 第十四回 戴宗背白诗郎涉水 杨雄杀万好善满门……156
- 第十五回 李胜男蒙落寡妇怨 孙二娘还原女儿身……167
- 第十六回 孙二娘沸水煮恶棍 菜园子利剑除歹徒……180
- 第十七回 琉璃寺时迁学艺 万户庄长老试徒……193
- 第十八回 闹酒肆孙贵行凶害命 烧孙府时迁杀仇祭祖……202
- 第十九回 黑旋风高唐州贩枣 鼓上蚤后花园除霸……211
- 第二十回 高俅设计庆功楼 吴用滴泪走燕青……224
- 第二十一回 抗金兵活阎罗设祭 叙恩仇安道全救驾……236
- 第二十二回 阮小七率众蹈火海 安道全独上康王船……254
- 《水浒》及外传故事琐谈（代后记）……朱希江 269



第一回

宋公明乡里扬孝义 毛头星大路惩凶神

话说济州郟城县城西有一宋家庄，庄上居住一个宋太公，已近花甲之年，妻室早丧，膝下有四个儿子，长子宋海，次子宋河，三子宋江，四子宋清。家业虽比不得豪门大户，却也颇有些田园林塘，楼房瓦舍，厩养驴骡牛马，街设生意铺面，也算得殷殷实实的人家。

这宋太公为人厚诚，待人谦和，又是乡中名儒，邻里街坊，乡亲宾朋，一地里仰恭敬佩，尊为一个积善人家。四个儿子亦是宽厚待人，乡邻和睦。且是堂前孝顺，兄宽弟忍，晚年的宋太公得享天伦之乐。这三郎宋江，表字公明，尤为太公所爱。自幼入塾攻读，勤而好学，聪敏过人，蒙师指教之篇，稍诵即能熟记。三年通背四书五经，三年开了讲学，塾师随之命题为文，宋江便可提笔成篇，且文理通顺，深有见地，独显山水。只惊得塾师目张眉展，竖指嘉赞道：“此子

必高中矣！”

这宋三郎果然不负数年教诲，年方弱冠，便中了秀才。一时间惊动了四邻八舍，远近亲朋，或多或少备了礼份，持了帖简，到得宋家大院登门恭贺，竟然是宾客阗门的盛景。喜得宋太公眯眼挖胡，吩咐庄客宰杀猪羊鸡鸭，铺设筵席，抖起一番精神迎宾接客，从辰时忙至酉时，无地里应接不暇，只累得筋骨酸痛。此后，一些亲族又登门相请宋江，或要他纂修谱序，或要他撰写碑文，来来往往，络绎不绝。

宋太公眼见儿子有功名富贵之望，心下着实欢喜。宋江素常又是至诚至孝，乐得宋太公暗地祷告上苍，前世积德，修下这样的好儿子。乡里亦是称道宋江大孝。他果是晨则省，昏则定，出必告，返必面，躬亲侍奉老父，日日问寒问暖。一日三餐菜饭，必亲自检点。若是宋太公偶染小疾，这宋江更是日夜绕床伺候。恐仆妇不慎，便亲手为父煎药，煎好之后，必是亲口尝上一尝，再双手捧至床前，服侍老父慢慢将药用下。夜里和衣倒卧老父床头，隔时间问察病情，直至老父病体痊愈。

此一来，远近皆知宋江大孝，巴望与他结交，觉得面上亦有几分光彩。且宋江与朋友交，感人以德，待人以诚，心胸海阔，常是急人之难，救人之危，仗义疏财，远近又皆道宋江是个仁义之士。名扬乡里之后，那些贫困潦倒之人，越发慕名纷纷来投宋家庄。这宋江便有求必应，施舍粮米，疏散银钱，一切关顾。自此，百里之外也闻名宋江是孝义黑三郎。兼之宋江习得一些好拳棒，碰到那恃强欺弱的恶棍，宋

江亦好打抱不平，博得如此美名，谁不仰望？

这世事古来多是乐极生悲，亦且常有顺去逆来。只说宋太公一家和睦，百事顺心，乡里敬仰，却不料插来一桩烦恼之事。近日次子宋河成就了姻眷，娶了褚家庄褚太公之女为妻。这褚氏原在娘门时，褚家闺门之训有缺，父母对她娇生惯养，百般顺从，受不得些须悖逆，动辄便噘嘴使气，吵闹一番。及至过得门来，又将一个娇养性子带到夫家。初时，这褚氏的性子使到丈夫头上，时常对宋河斜眼皱眉，吵嚷不休。性子上来，还用指头戳丈夫的额头盖，宋河是个老诚疙瘩，任凭妻子摔打，没有一点火气，只在褚氏大动声气时方埋怨道：“休得如此声张，叫家父闻得，岂不惹老人家生气？”日渐里，褚氏将宋河捏得面团也似，越发没得规矩了，竟在一家面前吵丈夫个面红耳赤，直把个宋太公气破了肚皮，摇着白发苍苍的脑袋长吁短叹。

这褚氏不只对丈夫吵吵闹闹，近日来又把是非寻到宋江头上。眼见公公宠着宋江，心下老大不悦，及至见得宋江结交一些南朋北友，不时在家沽酒置菜，非亲非故者，也要住上一些时日，临走还要打发些银钱，把个褚氏气得肚里直咕噜，咬牙切齿在房内骂个不休：“毛老头子，只宠着那黑三，当成了宝贝疙瘩，遮莫是个败家子！好端端的一个家业，终不成叫他给败坏干净！”又转脸照宋河的额盖上狠狠戳了一指头，骂道：“死木头疙瘩！三斧头也砍不出道缝来，天生的闷葫芦没个嘴，就不会到上房找老头子讲说道理？大睁着两眼叫黑三毁坏家业，等成了穷光蛋，喝西北风则个！给老头子敲打

明白，黑三再兀的往外耗丧银钱，他耗多少，就得往咱屋里搬多少！若不然就把个家业分了！”褚氏臭骂了一顿丈夫，又颠到大嫂俞氏房里搬弄是非，气哼哼地直说家里出了个丧门星，黑三长黑三短的数落不完，要俞氏也照样撺掇丈夫宋海，趁早分家。那俞氏倒算贤淑，把话来劝慰了褚氏一番，说道：“婶婶莫可动气，叔叔三郎是疏散了银钱，却是义气为重，不似那浪荡之辈，不闻外面称咱是积德人家么？若为此闹得一家生分了，一则街坊邻里耻笑，二则会惹公公生气。”好歹把个褚氏劝回房去。

宋江自是机敏过人，当下把二嫂褚氏的心肠看了个透彻。他恐惹老父生气，背地里与二位兄长商议，说道：“咱家爹爹终生为乡里称颂，为人忠厚，教子有方，咱弟兄若把家业分了，定然使老人伤心。若嫂嫂嫌我散银有损家业，二位兄长可记下一笔日常账目，待老父百年之后，弟兄分家时，将散银数目扣在小弟名下，叫嫂嫂休再虑及此事。吵吵闹闹，岂不惹爹爹生气，街坊也会道咱弟兄不孝。若恐小弟食言，日久无凭，我当即写下亲笔文约，请三族长，当面按了手印。”说罢便从笔筒内抽出竹笔。宋海、宋河忙上前拦住道：“兄弟休如此性急，待日后再做计较。”

然事有凑巧，宋家院正为疏财事体闹起家务，庄客来报，门外有一汉子执意要见三爷。宋江闻说，当即抛开家务，出门应接。见一汉子门外站立，身材魁伟，腰细膀宽，圆面大耳，二目闪闪，若流星一般。宋江立地问道：“客官从何而来？”那汉子拱手施礼，答道：“小可从白虎山孔家庄



忠烈堂孔明先生
年字仁侯
有弟疏財國策
人與諸亦年明真
忠我皇三郎

而来。敢问尊兄，莫不是孝义三郎宋江么？”宋江笑道：“小可便是宋江。”那汉子急忙跪倒，连连叩拜。宋江慌忙扶起，说道：“莫可如此，客官请客厅拜茶。”自引了那汉子入得客厅。

庄客端上茶来，二人落座吃茶，那汉子落下茶盏道：“只因小可在家惹下祸事，本要自投案到县衙，怎奈家父惜子痛哭，必要俺逃出门来，躲避些时日，待家父用金银打点官府，了却官司之后，再返回故里。俺闻得郓城县宋家庄有一孝义宋三郎，为人仗义，为此特来投奔，望兄长屈尊照顾则个。”说罢又起身施了一礼，直拿眼来瞅着宋江。宋江朗朗一笑，将那汉子按在椅上，宽洪大方说道：“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兄弟只管放心，在小可家中居住，确保无事，有何吩咐直说不妨，小可无不奋力，不辞水火。”说话间，两个庄客端来两个凉盘，一盘牛肉，一盘炖鸡，一大壶热酒。那汉子并不谦让，便同宋江吃将起来。

饮酒间，那汉子叙起了出逃外乡的根由。原来此人居住白虎山孔家庄，姓孔，单讳一个明字，外人送号毛头星。父亲孔太公，还有一个兄弟，名唤孔亮。家有田庄数座。孔明、孔亮兄弟二人，不爱文墨，只爱习练枪棒，又长得粗壮力猛，均又是火里迸星的莽性子，见不得不平事，三言两语便大动肝火，使起拳脚。这倒成了孔太公担惊受怕的一桩心事，一旦招惹了是非，牵累全家不得安宁。那孔太公恐儿子惹是生非，果然这孔明惹下了一场祸事。皆因近村有个乡绅，姓万名寿，家有七个儿子，个个生得壮壮实实，拳硬气

粗，邻里百舍莫不惧他。万家时常霸田争宅，无理亦强占三分，只是受屈人家敢怒而不敢言，怕招惹了万家七个狼子，日后更有吃的屈情。偏是孔家的祖坟林地紧挨万家的田边，万家恃强硬赖了孔家林上一百棵柏树。孔太公气不过，找到乡约，同万太公当众理论，无的却被万家五儿子推了一掌，孔太公仰面朝天跌倒地下，年迈的孔太公那禁得这一跌，加上腹中气恼，伤病在床。当时在家的长子孔明闻得此事，立即暴跳如雷，嗖地抽了一条哨棒，飞也似奔到万家庄，不由分说，打翻了万家几个庄客，又打入万家内宅，一把揪着万太公的胡须，扯趴在地，咚咚几脚。这万家的七个狼子，前前后后，一拥而上，直扑孔明。这孔明大吼一声，舞动一条哨棒，只舞得嗖嗖风响，撒土不进，虽则七个粗壮汉子，也近不得孔明身子，一个个均被孔明打翻在地。那些豆虫似的一般庄客，哪里敢近前一步？七个狼子虽没在哨棒下丧命，却是个个筋断骨折，拐胳膊跛腿的。孔明性起，又握起哨棒将万家院内的门窗器物，捣得七零八落。只吓得那些女眷鬼哭狼嚎，躲在床下，半天动弹不得。那孔明打了个尽兴，方挺着哨棒悻悻地走出万家大院。

孔太公卧在榻上，呻吟不止，闻得儿子怒打了万家父子，心中只觉一阵痛快。转而思忖，儿子免不得吃官司，定然要受累继之苦，宁肯挥洒金银，也不使儿子遭受刑罚，便苦催苦赶，方将儿子孔明赶出门来避难。

这宋江见孔明是个堂堂汉子，心下愿结为知己。待孔明如同亲兄胞弟，百般照顾，醇酒丰肴，日日款待。使得孔明

感激涕零，暗下道：“人言宋江仗义疏财，果然名不虚传，真正是一条好汉。日后有用孔明处，自当以死相报。”自此，孔明便住在宋家，心中也便松宽了许多。

单说这褚氏，见宋江平白里又引进家来一个汉子，酒菜只管往客厅里送，临走，尚不知要送多少银两？褚氏更是气上加气，在房内点着丈夫的额头骂骂咧咧，聒噪不休。适宋太公在院中散步，褚氏在房内窗棂间窥见了，便故意抬高了嗓门朝窗外嚷道：“恁地这般晦气，嫁到这样的败坏人家来，是哪辈子造下的冤孽，到头来跟着活受穷罪！若有个好领家的，哪会出败坏家业这等事体，偏偏一个老偏心，宠着一个败家子！”

这些话均被宋太公听在耳内，直气得宋太公胡须发抖，又不好张口与儿妻吵嚷，只得往肚里吞气，摇头叹气道：“家门不幸，出了这般搅家星！”岂知褚氏耳尖，听清了公公的话语，一股气冲着公公而来，在房内发话道：“这般好人家，偏娶个搅家星做甚？不如一纸休书休出门了事！偏这家养了这般个好儿子，宠着他败家舍业，方得有好家教！”一套话呛得个宋太公直打哆嗦，口中也道不出甚话来，气得闭上眼照着自己脸上打掌子。恰当时，宋江一步赶到面前，便知是二嫂惹恼了老父，一面扶着父亲，一面朝走出房来的二哥嚷道：“二哥，不是说你，兄弟说过的，济助宾朋的银钱，尽数算在兄弟的名下，却又把气冲撞老父，老父偌大年纪，恁般苦苦气他，咱弟兄有何颜面立于街前？”宋太公一见儿子宋河出来，左顾右瞧，寻得一根棍子，气乎乎要打将过去。

这时褚氏看得清楚，便发疯一般从房内扑将出来，嚷道：“你这哪是打儿子？明明是打俺的脸！好！好！你就打儿媳罢了，少不得一条命丢给宋家！”说着便要拿头去撞公公。宋江见此光景，胸中的火气再也按捺不住，伸手向褚氏推了一把，不想用力大了，把个褚氏踉踉跄跄推出丈多远，一头栽撞于壁角，磕得额角上鲜血直流。这褚氏更是撒起泼来，躺倒地下直打滚，披头散发，满面血污，直起嗓子一地里骂道：“贼黑三，杀千刀的，不得好死！”一边骂着又哭嚎起来，大声嚷道：“小叔子把嫂嫂打杀了，这条命还留着做甚？不如上吊死了罢！”多亏俞氏左劝右拦，方把褚氏架到房中去。

宋江恐怕老父气出病来，只好忍气吞声任凭褚氏臭骂，将老父搀扶到上房去。老二宋河泪眼巴巴地跟进上房，一头跪倒在老父床前。

大凡世间的泼妇，均会变着法子寻是生非。这褚氏为分家业，不闹得天翻怎肯罢休？日间头被撞破，疼痛难忍，怨气难咽。夜间苦思了一条计策，假做上吊寻死，将宋家人吓上一吓，逼着把个家业分了。待分了家，一统家业还不是归自己掌管？老二那块木疙瘩，在自己手下还不是当小子使唤？自己想做甚就做甚，日子过得何等自在！想罢，暗下欢喜了一番。你道褚氏恁般假上吊？日间把上吊的绳子先系在屋梁上，结好圈套，披了发坐在窗下，从房内单听着外面动静，待丈夫宋河从外面回屋来时，便急速上吊，丈夫一见，定然会大呼小叫，喊人来救。这么一刹那，还会吊死么？保

淮安然无事，叫外面知道自己上吊寻死，是宋家逼出来的。
妙策！妙策！

常言道不巧不成书。且说这褚氏诸事准备妥当，披散了头发静坐窗前，眨巴着两眼单听窗外动静。好一时，听得丈夫宋河脚步声，转眼一瞅，果然是丈夫慢慢蹭回房来。褚氏急慌急忙登上桌子，将头伸进绳套，只一坠，便吊下来。岂料，老二宋河正要一脚踏进房门，忽的又记起父亲吩咐的事来，要打扫家庙，夜间焚香设供祭奠祖宗，保佑全家平安。便倒转脚跟转了回去。打扫完家庙回房时，一见褚氏吊在梁上，只吓得三魂出窍，浑身打颤，直了嗓子喊救人。等众人七手八脚将褚氏卸下来，已是遍体冰凉，无一丝气息了。宋太公一家惊呆多时，方一面打发人奔褚家庄去报丧，一面商议如何安排褚氏的丧事。一家人愁眉苦脸，心中揣着鬼一般。宋江道：“爹参与兄弟休要忧烦，此事由我一人承当。吃官司我领罪，褚家若来厮闹，凭他殴打于我，不要全家受累。”

且不说宋家议论应酬之事，再说褚家庄褚太公一家接了宋家庄的讣文，阖家痛哭了一场。那褚太公愤愤发誓，要为女儿报冤，向县衙投了状纸，状告宋太公虐待儿媳，逼迫儿媳缢死，求官府重重治罪。褚太公两个儿子褚良、褚杰摇首拒受父意，咬牙切齿道：“还告甚鸟状！即使治了那宋老儿的罪，也难解心头之恨。不若俺弟兄招来族众，挑选二百年年轻力壮的汉子，各执枪棒，拥至宋家庄，打入宋家院，不分男女老幼，打他个筋断骨折，半死不活的。再把他家中器物打个粉碎。也好消消这胸中的火气！”

这褚良、褚杰原本乡中两霸，也会几路拳脚，平素在乡里无端寻衅闹事，眼下妹子悬梁缢死，怎肯饶过宋家？当即命庄客敲起聚众铜锣，霎时间街心聚集了二三百众。褚良、褚杰扎裹得头紧脚紧，手执哨棒，纵身跳往高处，狼眼狼眉地向族众道了妹子缢死之事，捏紧拳头擂得胸脯砰砰作响，发誓道：“咱褚家受过哪家欺侮？谁不拚命向前，便不是褚家子孙！”喧嚷嚷嚷，带领二百壮汉，烟尘滚滚地拥向宋家庄。

却说宋家庄庄客，望见大路上蜂拥而来持枪夹棒一大帮人，知是从褚家庄而来，慌慌张张要报于宋太公，宋江专待此事，忙上前拦住庄客道：“此事万不可叫老父晓知，岂可叫他老受惊？此事自有宋江应承！”宋海、宋河惊得木鸡一般，瞪着眼做不得声。老四宋清挺胸嚷道：“二嫂是做孽自死，褚家也不问个青红皂白，恁般掂枪弄刀来这么多人，欺人太甚！小弟立时招来众庄客，村头拦住，与他辩理，褚家若论得情理，便向他赔话，厚葬二嫂。若执意欺人，便与他拚个死活！”说罢要走。宋江急忙阻拦道：“兄弟，此事不妥，这么大动枪刀，恐要伤人害命。且父亲年迈，若惊出个好歹，如何是好？我已说过，二嫂缢死，原为宋江而起，褚家动众问罪，应由我一人承当，决不连累父亲弟兄。不若将我背绑了，押送村头，宋江自与他认罪，任他棍棒打死，也便出气了。只要父亲弟兄一身无事，宋江死而无怨！”

宋清等苦苦相阻，齐道：“同胞兄弟，应是患难同当，生死与共，岂可眼睁睁让你独入深渊？”宋江发急，顿足